

戊二 正行勝利

己一 得大藏

復次，迦葉！菩薩有四大藏。何謂為四？若有菩薩值遇諸佛。能聞六波羅密及其義解。以無礙心視說法者。樂遠離行，心無懈怠。迦葉！是為菩薩有四大藏。

能夠「值遇諸佛」，當然是四大藏之一，但這對我們而言，卻只有遙望、懸念的份。能夠「聞六波羅密及其義解」，當也是四大藏之一。

至於「以無礙心視說法者」，我覺得這就有問題——因為還是有「依人不依法」的嫌疑。所以我把它改為：「以無礙心而受教化」。因為受教化主要是受教的理、教的法。

尤其在很多不同的說法中，還得作抉擇統合，才能完成無礙心；不然很多時候，很多說法都還是互相矛盾的。如果說法間就有矛盾，云何能以無礙心而接受呢？

「樂遠離行，心無懈怠」：是遠離染著，非遠離境相。因為境相隨時都跟我們在一起，緣也是隨時都跟我們在一起，所以不可能離開境相和緣；但能夠離開貪瞋癡的染著。

所以這遠離和度眾生便沒有衝突。且能在度眾生中不產生染著，才是真正的遠離。

己二 過魔事

復次，迦葉！菩薩有四法，能過魔事。何謂為四？常不捨離菩提之心。於諸眾生心無恚礙。覺諸知見。心不輕賤一切眾生。迦葉！是為菩薩四法能過魔事。

「過魔事」即不被魔所障礙而能到彼岸。

常不捨離菩提之心：這前面已講過了，菩提是指覺悟的意思，經常保持求覺悟的心，就像剛才所強調「以必朽之身，求不朽之法」，以此就能不被魔障、不被境轉，而漸趨向覺悟也。

於諸眾生心無罣礙：對眾生都沒有罣礙，既來求法者心無罣礙，不學佛者對我亦無罣礙，甚至很努力修學都不見進步，若此也沒有罣礙，當然就不會退轉了。

眾生者，亦可解釋為「眾因緣生法」的一切境界，既在一切境界中都無罣礙，當然就不會退轉了。

下面比較奇怪的是，「覺諸知見」：對很多的知見要能覺知。這印順法師解釋為：知見，指外道的種種邪論；如不能覺了它，就不能教化他。甚至有在不知不覺間，落入外道知見的危險。

既標明是外道的邪論，你當然就能警覺它。問題是，很多大乘中的方便說，我們是否也能保持同樣覺照之心，這才是主要的問題。很多說法，都是假借聖旨、充當佛說，於是就有很多人不能、不敢去懷疑。這正邪不分者，當也成修學佛法的障礙。

心不輕賤一切眾生：對一切眾生不產生輕賤的心理。那時時想度他人者，算不算輕賤呢？因為一直想度人者，即是作意！而在作意當下，乃有我慢之心，於是云何能不輕賤呢？

但若是「隨緣」而說，就無此嫌疑。云何隨緣？有人請法，即為回應。

己三 攝善根

復次，迦葉！菩薩有四法，攝諸善根。何謂為四？在空閒處，離諂曲心。諸眾生中，行四攝法而不求報。為求法故，不惜身命。修諸善根，心無厭足。迦葉！是為菩薩四法，攝諸善根。

在空閒處，離諂曲心：這不足為奇。因為「諂曲心」多是在人我互動中才會呈現的。比如說講謊話，在空閒處能講什麼謊話呢？就是有人處才會有謊話！故在不空閒處，能離諂曲心，才是真功夫！

諸眾生中，行四攝法而不求報：對四攝法大家都已蠻熟悉了，然我最近發覺四攝法有另外的解碼方式：我把四攝法當做自度的法門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眾生主要有三種煩惱——貪、瞋、慢。而在四攝法裡，布施剛好可對治貪：因為布施能夠捨慳貪，所以可對治貪。利他、愛語可對治瞋：瞋者要修慈悲，怎麼慈悲呢？就是得表現在語言和行為上。語言者就是愛語，要講對他有用、對他有

幫助的話，才稱為愛語；利他則是對他有實際幫助的行為。所以利他和愛語，乃從慈悲心來對治瞋也。同事是謂平等心，故以平等心破除慢心。

因此四攝法，主要在於自度，而非度他。尤其若以自度為前提而行四攝，反比較安全。反之，唯把重點一直放在度他，而忘了自度的前提，這就容易偏差。

既行四攝法，主要在於自度，至於「度眾生」，則是附帶為之。這就不會有祈求更多果報的企圖。

為求法故，不惜身命。修諸善根，心無厭足：這大家應已熟悉，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解釋。

己四 福德莊嚴

復次，迦葉！菩薩有四無量福德莊嚴。何謂為四？以清淨心而行法施。於破戒人生大悲心。於諸眾生中，稱揚讚歎菩提之心。於諸下劣，修習忍辱。迦葉！是為菩薩有四無量福德莊嚴。

以清淨心而行法施：這前面已說過，清淨心不是嘴巴說的就算，而是要有證量，才能與清淨相應。否則，很容易跟著貪瞋的習氣，或眾生的共業打轉去了。

於破戒人生大悲心：因為破戒人很多時候，不是他們要破戒，而是碰到境界，作不了主啊！所以能用慈悲的角度，幫助他們往修行的方向去努力，才是正途。

於是，我們要問：對不學佛者是否亦生大悲心呢？當然也生大悲心！但對不學佛者，云何起大悲心？就看我們怎麼去切入、去解碼了。

於諸下劣，修習忍辱：各位有否發覺「下劣」是很不好的字眼。前面還講「心不輕賤一切眾生」，但用「於諸下劣」，即心已輕賤之也！

然後再說，對那些「下劣」人，應修忍辱。因為那些人根本就是蠢吶！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講不清。或者狗咬人是常態，人咬狗反才是病態，忍吧！

云何修忍辱：不必對號入座也。其實我覺得，沒有忍辱不忍辱的問題。因為別人講的，都僅供參考，至於參考之後如何做抉擇，那就得既理性又精準也。

若沒有這種工夫者，別人一講，他就八風動了、瞋心發了。因為都把別人的話當做真的，所以必受影響。而我不然：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？

反正你講你的，我不是不聽，而是聽完，再去思考、抉擇。如對我有用，則可留著；對我無用，當垃圾丟出去，何必受他影響呢！

所以這不是忍辱的問題，而是能否理性的去做思惟、抉擇。不然一方面把別人當做輕賤、下劣的人，二方面又要對他們修習忍辱、壓抑，不是非常辛苦嗎？

戊三 正行成就

復次，迦葉！名菩薩者，不但名字為菩薩也。能行善法，行平等心，名為菩薩。略說成就三十二法，名為菩薩。何謂三十二法？

這總共有三十二相，不過多和人間的道德規範類同，所以我不準備花很多時間來細講這三十二法，而只是把其中比較有意義的提出來說明：

常為眾生深求安樂。皆令得住一切智中。心不憎惡他人智慧。破壞憍慢。深樂佛道。

在印順法師的註解裡，把這三十二法又分做四大類：

一、法行，有五法。法行，是一切修行，與正法不相違：

3.心不憎惡他人智慧：擇其善者而從之。

5.深樂佛道：以之為第一優先。

首先看「常為眾生深求安樂」和「皆令得住一切智中」：作為菩薩，當得為一切眾生求安樂，也希望眾生都能得到一切智。但這只是期待，而不能勉強。眾生無量無邊，若太勉強，自己的負擔煩惱，就很重了。

心不憎惡他人智慧：我覺得只是不憎惡是不夠的。因為如果自己沒智慧，而別人有智慧，則我們應跟他學習。故「心不憎惡」是消極的，能欣賞、讚歎，更向他學習，才是積極的。由此，我們也會慢慢變成有智慧。

尤其在這專業分工的時代，每個人所知道的都有限。能夠從專業的眼光，去學習別人的知識、經驗，以補自己的不足，這才是較高明的。所以到最後，乃是「擇其善者而學之」，善者既包括智慧，也包括其它的優點。

破壞憍慢：眾生都有憍慢的，如果要破壞憍慢，一定得先除我見，然後再慢慢捐除我愛，最後才能全破壞憍慢。

深樂佛道：這唸做「要」，不只是喜歡，而且還非要不可。雖很多人都會說：「我也想學佛！」可是他不會花很多時間在學佛。因為其它的「要」太多了！

所以不只是要深樂佛道，且要把學佛當做第一優先。這才能花更多的時間和心力在學佛上。因為佛法可不是小說，看看就能輕鬆帶過去。有很多名相當去了解，有很多說法當去抉擇、統合。

如所謂「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」，世上任何一門學問，想成為專家，都得花很多時間心力去鑽研，更何況是出世間的佛法。故要了脫生死、要斷除煩惱，當得比一般學問更精進才行。

愛敬無虛。親厚究竟，於怨親中其心同等，至於涅槃。言常含笑，先意問訊。所為事業，終不中息。普為眾生等行大悲。心無疲倦，多聞無厭。自求己過，不說他短。以菩提心行諸威儀。

二、平等行，有八法：

9.所為事業，終不中息：大目標雖不變，策略則應調整。

12.自求己過，不說他短：為公不護私，以善意而勸導之。

「愛敬無虛，親厚究竟，於怨親中其心同等。」這乃和人間的道德規範差不多。

所為事業，終不中息：這句話意思不太明確，因為如果是說：所做的事業都不停息，那你能確認最初的規劃就一定很完美嗎？不可能！在目前的時代，很多人都說「規劃趕不上變化」。所以癥結不是「中休不休息」，而是應如何調整以適應因緣的變化。

一個有智慧者，大目標是不會變的，尤其就學佛而言，大目標更是不會變的。大目標者，自度度人也。但在過程中，要怎麼學習、修行，還是得隨因緣而調整。

多聞無厭：關於多聞，大家都知道佛法要從聞思修入手。但在聽聞佛法時，一定要有「疑情」，才能聚焦。否則，雖多聞卻只是一盤散沙。

而有疑情者，第一、求法的動機會比較強烈。第二、聽聞的焦點會比較明確。不像很多人，什麼都聽根本不會篩選。就像佛法說有六道輪迴，是哪六道呢？三惡道我不用知道，因為我不會去三惡道的！故真要深入的有三道：人道、天

道，還有呢？不是阿修羅道，而是解脫道！所以如不能扣住解脫道的核心，就一直在人天道裡花費很多時間，其實是不值得的。

同理，我對很多學術文章，如去考究釋迦牟尼佛到底是哪一年生的？哪一年入滅的？不太有興趣。因為差幾年，有什麼關係！因為最重要的是祂說了什麼法！

所以有疑情者，聽聞佛法才有焦點。有焦點後，才有辦法統合。否則，聽了很多，還是一盤散沙。碰到境界，卻一點都用不上力。

自求己過，不說他短：自己有過錯，當然要反省。但是「不說他短」乃是偏一邊的。這在己三「所生善法增長不失」中的「不出他人罪過虛實，不求人短」已說明過了。現再補充些：

看到別人有缺失，不是不能說，而是要站在他的立場為他說。當然最好是在私下勸導他、開示他，而不宜在公眾場合。且說後，還要尊重他人的選擇，這才符合民主的真諦。

所以佛教雖在二千多年前，即能比現代還民主，何以故？「無我」才能真民主！有我的話，就執意要聽我的，因此必造成對立衝突。

所行惠施，不求其報。不依生處而行持戒。諸眾生中行無礙忍。為修一切諸善根故，勤行精進。離生無色而起禪定。行方便慧。應四攝法。

三、善行，有七法。六度、四攝，是菩薩的善行——自利利他的大綱。

14.施度：所行惠施，不求其報。

15.戒度：不依生處而行持戒。

18.禪度：離生無色而起禪定。

19.智度：行方便慧。自己求究竟，度眾從方便到究竟。

20.應四攝法。

施度，所行惠施，不求其報：雖布施者，是不希望對方回報。可是在現實的世界裡，還是要考慮到邊際效益。而非三輪體空，把錢丟出去，就一切不管了。財施既如此，法施亦然，都期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益。

現代人的布施，大概都會明確地指定用途，然後看實際上有否達成這樣的目

標。如果沒有，他們會把錢，轉移到另外的項目。

戒度，不依生處而行持戒：這主要是說，持戒不是為了來生能得到善報，善報就是生天，因為這就太功利了。故正持戒，乃為把法實踐、落實在生活當中。

如釋迦牟尼佛初說法時，前六年根本沒有制戒，但大家都不犯戒。因早期所度的僧眾，大都是較有善根的，所以聽聞法後，就直接把它實踐在生活當中，所以雖未制戒，也沒有人犯戒。故真正的戒，是主動的遵行，而非得透過受戒的儀式，才被制約的。

很多人對於持戒，乃有錯誤的看法：如果不持戒，就不會犯戒。其實不依法而行，當不得解脫，當有煩惱生死。所以不是不犯戒，就無果報的。

也很多人誤認為犯一次戒，就把以前持戒的功德全毀了。其實以前持戒，有持戒的福德，這次犯戒，有犯戒的罪過，各有各的因緣果報，而非犯一次戒，即皆成罪過矣！

禪度，離生無色而起禪定：修定修得好，可上生到色界、無色界。但在佛法裡反常說，如果入了深定，對修慧反是有障礙的。所以無色界，反被稱為「邊地」，因不易再修學佛法也。

事實上，即使不入深定；就一般人的認知，定乃置心一處，將心專注在特定的對象上。這就世間法而言，乃是掛一漏萬！反而對很多事情不清楚，其如何有智慧呢？

故真正的定，是「對境而不亂」：對任何境界，心都不會亂。這才有辦法作智慧的抉擇。

對境為什麼會亂？乃為業障習氣現前也，而修定有成就者，一能敏銳地察覺到妄念之起，二能很快降伏妄念；故能對境而心不亂。

很多人都相信：修定到最後，可以從定發慧。所以大家都努力於修定，可是在現代社會中，修定得成就者，其實是很少的，因為這社會本質上是動態的。故如定修得好，反容易與社會脫節。定修不好，就永遠發不了慧！

其實真正的佛法，是「從定證慧」的：先建立正見、正思惟。然後依此「解」慧的基礎，成為生活的標竿。在面對境界做抉擇時，就有很大的幫助。再進一步去修定，把比較細微的妄想雜念全去除掉，這才能與真正的慧相應，而稱為

「正定」。

智度，行方便慧：我覺得這句話是有問題的，因為智度者，分做自度與度他。自度的話，當然要以究竟為前提，哪能說自度還以方便為前提！

至於度他呢？要從方便到究竟，而不是始終都用方便的。有些人剛開始，雖只能用方便接引進來；可是一段時間後，還是要慢慢往上提昇，而不能永遠逗留在方便的階段。

善惡眾生，慈心無異。一心聽法。心住遠離。心不樂著世間眾事。不貪小乘，於大乘中常見大利。離惡知識，親近善友。成四梵行，遊戲五通。常依真智。於諸眾生邪行正行，俱不捨棄。言常決定。貴真實法。一切所作，菩提為首。

四、法住行，正行成就的菩薩，不但聞思而已，能勤修止觀，安住正法，所以叫法住。有十二法：

- 21.善惡眾生，慈心無異；
- 22.一心聽法；
- 23.心住遠離：遠離雜染，即遠離貪瞋痴也。
- 24.心不樂著世間眾事；
- 25.不貪小乘，於大乘中常見大利：不貶二乘，於大乘中常見警惕。
- 26.離惡知識，親近善友；
- 27.成四梵行，遊戲五通；
- 28.常依真智；
- 29.於諸眾生，邪行正行俱不捨棄：要有對治的方法。
- 30.言常決定；
- 31.貴真實法；
- 32.一切所作，菩提為首：菩提者，求覺悟也。

善惡眾生，慈心無異：我覺得問題不在於「邪行正行俱不捨棄」，而是邪行者，當如何去對治、開導，往正行的方向去努力。而不是陪著他，繼續往邪的方向去墮落。

心住遠離：主要是遠離雜染，而不是遠離塵相。因為不管是居士、還是僧眾，都不可能遠離塵相的。

不貪小乘：在北傳佛法的傳統，都認為小乘就是不好的，但我倒是相反，而要說「不貶二乘」。因為二乘是自度的基礎，若不具自度的基礎，怎麼去度眾生呢？

於大乘中常見大利：很多人看到大乘時，就認定大乘當然就是最好的。我卻把它改做「於大乘中常見警惕」。云何「警惕」呢？要知道，大乘為了接引更多的眾生，多用方便法。如「先以欲勾牽，後令入佛智」欲勾牽者，就是方便法，順著眾生習氣而說的法門。而一般人用感性去選擇法門的話，一定是貪者修慈悲觀，而不是貪者修不淨觀。於是愈修貪愈重，最後還把自己的貪心合理化而成為山頭主義。

因此在大乘的說法中，我們反而要常提起「警惕」！若覺得這個法門和我很相應，是和我的習氣相應，還是和智慧相應呢？

其次，常謂的大乘，除了方便為大外，另有曰「能容乃大」：故大乘者，實包括人天乘、聲聞乘、大乘不共法。而芸芸眾生中，真能深入「不共法的大乘」者，其實是鳳毛麟角的。所以大家最熟悉、最相應的，反而是人天乘的大乘！所以一般人一直讚歎的大乘，其實卻沒有比聲聞乘高明。

不然何以那麼多人修大乘，到現在卻是法弱魔強呢？那麼多菩薩都到哪裡去了？因為未曾在自度上，下過比較深的工夫，所以只成為泥菩薩而已，哪得到彼岸呢！

成四梵行，遊戲五通：四梵行是謂慈悲喜捨，但梵者乃清淨義，故要證得無我，才能真清淨。

一切所作，菩提為首：菩提本是求覺悟，而非度眾生。故一切修行，皆以求覺悟為訴求。尤其對一個疑情很重者，哪有時間再去暇想度不度眾生的問題。

就像釋迦牟尼佛一樣，未覺悟之前，唯一心求覺。待覺悟後，自然有度眾生的能耐、有度眾生的意願。

如是迦葉！若人有此三十二法，名為菩薩。

如把上述的三十二法合起來看，既有相似或重複，也有些是層次不同、前後矛盾的，所以實在不夠嚴謹。

丁二 讚菩薩功德

戊一 標說

復次，迦葉！菩薩福德無量無邊，當以譬喻因緣故知。

戊二 別讚

己一 地、水、火、風

迦葉！譬如一切大地，眾生所用，無分別心，不求其報。菩薩亦爾，從初發心，至坐道場，一切眾生皆蒙利益，心無分別，不求其報。

大地對我們的作用，當然是非常大，我們生活中一切吃穿都來自大地，而大地從來不期待，我們能回饋它什麼。

迦葉！譬如一切水種，百穀藥木皆得增長。菩薩亦爾，自心淨故，慈悲普覆一切眾生，皆令增長一切善法。

迦葉！譬如一切火種，皆能成熟百穀果實。菩薩智慧亦復如是，皆能成熟一切善法。

迦葉！譬如一切風種，皆能成立一切世界。菩薩方便亦復如是，皆能成立一切佛法。

以上四喻，用地、水、火、風來比喻菩薩的智慧和福德是無量無邊的。但這裡乃有一個問題：地、水、火、風本是無情的，故無分別心。而菩薩是有情的？還是無情的？

眾生常一方面希望菩薩不但是有情的，而且是熱情洋溢的。同時又希望他是無分別的。這不是矛盾嗎？因為若熱情，即已偏一邊。因此對不相應者，必現為苛薄、冷漠。

菩薩初學時，必是有情的。要慢慢修，與空愈相應，情識才能慢慢淡化。情識淡化後，心量才能寬廣，可是不可能如初般的熱情。

待八地後才真無情，既無情也無願；可是為修學的方向、應對的軌則已固定下來，故不用再刻意發願，還是會往原來的方向繼續努力，這即稱為「無功用心」與「無功用行」。

己二月、日

迦葉！譬如月初生時，光明形色日日增長。菩薩淨心亦復如是，一切善法日日增長。

初一到十五的月亮，雖是愈來愈光明；但過了望日後的月亮，卻愈來愈暗淡。

其實，非初發心菩薩，即可不退轉也。所以無法如初一到十五的月亮，只愈來愈光明。用比較高的標準，要證得初地，才能不退轉；用較低的標準，也要到達「住」位，才能不退轉。

故剛才所講那些初發心、很熱情的菩薩，卻還是在信位爾，故常起伏上下、顛簸得厲害。

迦葉！譬如日之初出，一時放光，普為一切眾生照明。菩薩亦爾，放智慧光，一時普照一切眾生。

譬如日之初出，一時放光：其實，這是不可能的事。因為從昏夜到天明，是漸而非頓也！從東邊開始有曙光，一直到太陽從山邊跳出來，要多久呢？大概要一個小時，從來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跳出來。

我以前在白河住時，常去拍蓮花，我不會選擇在白天拍，因為白天會有陰影；當也非在黑夜。而是選擇天已夠亮，但太陽還沒出來時，大概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，趕快拍好所要的景色。

所以道「一時放光」，哪有這回事？以我的經驗，最好看的還不是日出，而是日出前半個小時，因為那時才有燦爛的朝霞，時間很短，大概只有兩三分鐘而已，過了之後，天就愈來愈亮啦。

所以「菩薩放光，一時普照一切眾生」是不可能的，如釋迦牟尼佛之說法、度眾，亦是漸而非頓也。初是從五比丘開始，說到現在還沒輪到我們哩！哪是一時普照一切眾生呢？

己三 師、象

迦葉！譬如師子獸王，隨所至處，不驚不畏。菩薩亦爾，清淨持戒，真實智慧，隨所住處，不驚不畏。

佛經上常說，不管是佛或大菩薩，都有四無所畏：說法無畏，問難無畏。對自己所證的法，絕對非常肯定，故不怕任何人挑剔、問難。故曰「譬如師子獸王，隨所至處，不驚不畏」。

但其它百獸，則既驚又畏嗎？如果別人看到他就嚇跑了，那怎麼去度眾生呢？事實上，佛說法後，反而是有很多人要去追隨、護持。所以只個人不驚不畏，還不是真功夫，要讓其他人不但不驚不畏，並緊跟不已，這才真功夫。

我覺得現代有很多法師其實是讓信眾又驚又畏，因為寺廟的財務負擔太重，所以今天勸你皈依三寶，明天勸你授菩薩戒，再後天更要你發心勸募。害得很多信眾，見之就像羔羊見獅虎一般，又驚又畏。今天是倒過來，是法師需要信徒，而非信徒需要法師。所以是法師去纏信徒，非信眾來纏法師啦！

迦葉！譬如善調象王，能辦大事，身不疲極。菩薩亦爾，善調心故，能為眾生作大利益，心無疲倦。

說到象的話，我就有很大的感觸！因為我常說，於佛門龍象中，我只當龍不當象。何以故？象實很可憐，被人五花大綁，押著去做苦差事。龍則飛龍在天，見首不見尾，去來自在，根本沒有任何的束縛或壓力。如果是一隻象，大概跑也跑不遠，因為有太多的擔子要去背負。

譬如善調象王，能辦大事：善調者，其實是被套牢、驅策的。所以菩薩，也都是被套牢、被驅策的嗎？山頭主義之授菩薩戒，意在此也！

當然既要有人蓋廟，也要有人用廟，住持蓋廟，法師用廟，這兩者本是互相配合的。但在現實的佛教社會裡，能夠當象的比比皆是，能夠當龍者反而很少。所以還是發願當龍吧！

己四 蓮華、樹根、流水

迦葉！譬如有諸蓮花，生於水中，水不能著。菩薩亦爾，生於世間，而世間法所不能污。

其實，我們也想當蓮花，能出淤泥而不染。但如果修行不得力，不能對境而心不亂。哪能不為「世間法所污」呢？

所以還是從自度先努力，至少證得初地，才能不為世間法所污。

迦葉！譬如有人伐樹，根在還生。菩薩亦爾，方便力故，雖斷結使，有善根愛，還生三界。

雖斷結使，有善根愛，還生三界：就原始佛教而言，既伐樹，就要連根鏟掉，而不能讓根還在。同理，修行最重要的目標是出三界，而不能「還生三界」。

但這裡為什麼說「還生三界」、「伐樹根還在」呢？以大乘的講法，主要是為留惑潤生，以繼續度眾生。但這裡有幾個大問題：

雖斷結使：我們先解釋「結」和「使」，「結」者心有千千結！有疑惑有煩惱，便都是「結」。「使」的話，就是被驅使的，若王者才可以做主，如果是使者，必只能被驅使。眾生被無明業力所驅使，故做不了主！

若修行到能斷無明煩惱，即無結使也。而斷無明煩惱者，即不會有「愛」，不管什麼都不會愛，故無所謂「善根愛」。

或曰：如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。但「誓願學」和「善根愛」還是不同的，「誓願學」是理性的抉擇，而善根愛是感性的繫縛，是生死的根源。

既如此，那大乘為何還得強調：以「善根愛」而還生三界呢？其實，這是個老問題，如大乘亦謂「知空而不證空」，雖知一切法是空的，但不能去證，為恐證後就落於消極無為，而成為焦芽敗種。事實上，證空與消極無為本沒有必然的關係。

我們知道舍利弗、目犍連證得阿羅漢果後，即成為佛陀的兩大支柱，常幫助佛弘法度眾。因此證空，未必會墮於消極無為。否則，釋迦牟尼佛曾證空否？若謂未證空，云何成佛？若謂已證空，云何說法度眾？但為大乘常把證空等同於消極無為，才会有這個問題。

所以不需要有「善根愛」，就能弘法度眾。如菩薩修行到已證得八地，八地是無情無願的；但還會繼續度眾生的。就像火車已上了軌道，即不可能再出軌，必沿著既定的方向往前去。所以不用有善根愛，即能繼續度眾生。

問曰：既斷結使，生不生三界？

答云：諸法本無界也，因執著妄想，故成三界。

所以不會因為證得阿羅漢果，就斷滅了。不會因為斷了煩惱，就在三界消逝

無蹤。一切相用還是繼續流轉變化的；根本不用擔心，證空就會變成斷滅。

此說「雖斷」，即是不斷！何以故？有善根愛，即是結使。所以我倒是覺得：善根愛者，只是把自己的欲望合理化而已。

因業發願，從戀世的情結，發入世的大願。願大業重，云何解脫呢？這種情況就像很多人都說：「學佛，就是先把人做好」，我說釋迦牟尼佛就沒有把人做好；祂本來是太子，結果王位、妻子、兒子都不顧，而跑去出家。就人的角度，祂哪曾把人做好！但是祂成佛了。

第二、要把人做好，這可能嗎？雖討好這個、又得罪那個，再怎麼做都不可能把人做好。所以我以前倒說：要把人做好，比開悟還難；開悟只單純用方法，而要把人做好，就得面面俱到，但事實上是面面根本俱不到。

故從戀世的情結，聲明「學佛者，就得先把人做好」這不是等同宣佈不用學佛了嗎？但事實上，還在學：學著善根愛，學著把自己的欲望合理化。學於三界中，家大業大，而美其名為「菩薩道」。

迦葉！譬如諸方流水，入大海已，皆為一味。菩薩亦爾，以種種門集諸善根，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皆為一味。

這樣的說法以《中觀》來看，就是有問題的，因大海亦非一味爾！而是一中有異。諸法是不一不異的，故不能講一，一則無差別相矣！

現象上，你認為大海都是同樣的味道嗎？表面上都是鹹的，但每個區域的鹹度各不相同，裡面金屬的含量也都不一樣。至於溫度、比重等，亦將千差萬別。

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「一切道種智」；一切是指共通性，道種則是差別相。既要了悟共通性，又要深入差別相，才能成就「一切道種智」。所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卻非單一相爾。

比如常謂的「佛佛道同」，佛佛真的同嗎？阿彌陀佛所示現的淨土和釋迦牟尼佛所化導的娑婆世界有同嗎？只能說性雖同，相還是有差異的。

再問：阿羅漢皆同嗎？若同，云何會有十大弟子的差異？所以說「皆為一味」，其乃偏一邊矣！

己五 山王、國王

迦葉！譬如須彌山王，忉利諸天及四天王，皆依止住。菩薩菩提心亦復如是，為薩婆若所依止住。

菩提心為因，一切智為果，果依因立。故曰：薩婆若依止於菩提心住。

這是佛教的傳說，有座須彌山是地界最高的山。因此欲界的四天王天，乃在須彌山的山腰，至於忉利天則在須彌山的山頂，因此這兩層天都稱為地居天。地居天因為和人間比較近，所以人間有很多事，都和這兩天有關係。

下面是講比喻，如忉利天及四天王天是依止於須彌山而住；同樣薩婆若——最圓滿的智慧，也是依止於菩提心而住的。以菩提心是求覺之心。而求覺，還分為兩種：一是對性的覺悟；一是對相的覺知。故性相圓融，理事無礙，即近薩婆若。

眾生皆有佛性，故我們生命的目標，在於提昇覺的層次。這輩子提昇些，下輩子繼續提昇，永無止盡。在提昇中，既包括自覺、也包括覺他；故從覺性來看，我們生命才有真正的意義。

所以真正修學佛法者，不在於成佛，而在於能證得薩婆若。至於證得薩婆若後，是否被稱為佛，那就不重要了。

故從發菩提心到證得薩婆若，這是我們修學中非常明確的軌道。故能很清楚確認自己是安行在這軌道上，不斷往前努力，就不會退轉了。如木入流，遲早會入薩婆若的大海裡。

迦葉！譬如有大國王，以臣力故能辦國事。菩薩智慧亦復如是，方便力故，皆能成辦一切佛事。

佛事：嚴格講，佛是無事人，是我們有事，不是祂有事。所以經典上雖說：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，即為「開、示、悟、入」佛之知見。簡單講，佛之出現於世，即為說法度眾生也。但事實上，說法度眾生不是佛需要的，而是眾生需要的。所以佛是應眾生的需要而示現的，不是祂執意要來辦這事。

這情況就像我們常說「觀音菩薩是循聲救苦」，有的人卻把它寫成尋找的「尋」。然若是尋，即是作意也。作意，即是苦了，哪能再救苦呢？而「循」者——因為有人求救，祂才去反應，故不是主動的，而是感應的。

所以「皆能成辦一切佛事」，佛是無事人，為我們有事，所以祂才感應、示現。示現者，「開、示、悟、入」佛之知見也。

再解釋「方便力故」：方便力者，即差別相的智慧也。以差別相的智慧才能應病予藥，藥到病除。

己六 陰雲

迦葉！譬如天晴明時，淨無雲翳，必無雨相。寡聞菩薩無法雨相，亦復如是。迦葉！譬如天陰雲時，必能降雨充足眾生。菩薩亦爾，從大悲雲起大法雨，利益眾生。

從大悲雲起大法雨：非晴空萬里，即是好天氣。像現在晴空萬里，卻覺得熱死了！也非陰雨綿綿，才是好天氣。如果已經下了很多雨，再下就很討厭。而是要及時、適量。當然老天爺是沒辦法盡如人的願，要及時又要適量。

但菩薩的說法，就得既及時、又適量。及時者，請然後說；而非作意度眾生、作意強說。

初發心的菩薩都是比較熱情的，比較作意的，這雖無可厚非。但如修行至和無我、空相應後，就會變成比較中道。中道是請然後說。

至於適量呢？請什麼，說什麼。講清楚，說明白為原則。至於說後，對方不接受，就不強求了。

己七 輪王、摩尼珠

迦葉！譬如隨轉輪王所出之處，則有七寶。如是迦葉！菩薩出時，三十七品現於世間。

因三十七品分為七類：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聖道分，這與輪王的七寶相類似。

菩薩出時，三十七品現於世間；然三十七品是大乘法，還是小乘法呢？

迦葉！譬如隨摩尼珠所在之處，則有無量金銀珍寶。菩薩亦爾，隨所出處，則有無量百千聲聞辟支佛寶。

「隨摩尼珠所在之處，則有無量金銀珍寶」這是印度的傳說，至於是否真的，這我們就不用管了。菩薩所在之處，因為能夠說法度眾，就有無量的聲聞眾、辟支佛跟隨著。其實，說有辟支佛寶跟隨卻是有問題的。

辟支佛既屬無師自覺者，當非菩薩所曾教化者。如果是菩薩教化出來的，就不屬於辟支佛了！

己八 同等園

迦葉！譬如忉利諸天，入同等園，所用之物皆悉同等。菩薩亦爾，真淨心故，於眾生中平等教化。

這問題也是一樣，平等者，只是說用心平等，但事相上還是要因材施教的。故平等者，有教無類也。差別者，因材施教也。

己九 咒藥、糞穢

迦葉！譬如咒術藥力，毒不害人。菩薩結毒亦復如是，智慧力故，不墮惡道。

菩薩雖未完全斷除煩惱，但因有智慧力，所以不墮惡道。於原始佛教中，必證初果，才能保證不墮三惡道。若就菩薩而言，也要初地以上才能保證不墮惡道。如只是初發心菩薩，屬信位的菩薩，是無法保證不墮惡道的。

迦葉！譬如諸大城中所棄糞穢，若置甘蔗蒲桃田中，則有利益。菩薩結使亦復如是，所有遺餘，皆是利益薩婆若因緣故。

「菩薩結使亦復如是，所有遺餘，皆是利益薩婆若因緣故。」於煩惱中，能成就菩提。如常謂的：「煩惱即菩提」。事實上，不能講「即」，否則就會有「煩惱就是菩提」的誤導。故頂多可說：離煩惱無菩提，而不能說煩惱即菩提。否則，世界有煩惱的人那麼多，真得到菩提的有幾個？要從煩惱中去轉化，才能成就菩提。

云何從煩惱而成就菩提？對煩惱有兩種思考方式：順向和逆向。一般人都是順向的，比如貪錢的人，唯想到怎麼去賺錢；或者對某事，就愈想愈氣，這都是順向思考。如倒過來想：錢有這麼重要嗎？或這件事，值得我這麼生氣嗎？

能倒過來想，就是逆向。或者再想一想，貪財者究竟為何？生氣的到底是誰？能逆向思考，才有辦法成就菩提。眾生能做逆向思考者，其實非常少。所以唯煩惱者多，菩提者少。

其次，成就菩提後，還會煩惱嗎？若成就菩提後還會煩惱，就表示那不是真正的菩提。

云何菩薩道有謂「不斷煩惱」？是一直煩惱下去、永不會斷嗎？非也。而是「不刻意」去斷煩惱，因為既知道煩惱本是虛妄的，則不用擔心有煩惱。是以「不刻意」、「不急著」去斷煩惱，而煩惱也必如斷根的樹，日漸凋萎。

在原始佛教中，真覺悟後，七番生死保證得解脫——刻意修或不刻意修都一樣，因為這是法爾如此也。如果沒辦法讓我們減少煩惱，那就不是真正的法、不是真正的智慧。

菩薩有煩惱的遺毒，所以能生三界，在生死中度眾生；因為這樣，才能成就薩婆若。這是印順法師的講法。如果已經斷了煩惱，生不生三界呢？照傳統的講法，斷了煩惱當就出了三界。

那出了三界，又到哪裡去了？或謂第四界，其實哪有第四界。故出三界者，重點在於出「界」！因為眾生都是用「界」去分別世間的：我和你之間有界，物與物之間有界，所以出三界之後是無界，而不是到哪裡去！

眾生或以身為界，或以心為界。喜歡和不喜歡的有界，討厭的和不討厭的有界。所以何止三界呢？然如能用平等心去看待諸相，就根本沒有界，沒有界其實相用還在也。

所以說菩薩是出三界或仍在三界中，其意思是一樣的。因為諸法本來就是不常不斷，故即使出了三界，乃還能夠度眾生；這和前面已謂的「知空而不證空」的癥結是一樣的。

但下面的比喻，得好好思惟：菩薩對於煩惱，如農夫的糞穢一樣，不但不嫌惡它，而且還要好好利用它。云何利用？置甘蔗蒲桃田中！讓甘蔗蒲桃等長得高又壯。

就以上的比喻，乃謂菩薩的說法，即是向眾生「潑糞」也。或問：向眾生「潑糞」，那眾生還會高興嗎？會！因為如甘蔗蒲桃等經「潑糞」後，不只根扎得更

深，枝葉繁茂，花果亦必纍纍也。所以經過「潑糞」後的眾生都很高興，因為生死的根扎得更深，貪瞋的枝葉長得更茂盛；最後煩惱苦果必亦纍纍也。

在原始佛教，非常典型的比喻：修行到最後，就是要斷根；斷根之後枝葉必凋萎，最後這棵樹就非死不可。又如牧牛，修行就像在看守一頭牛，看著不讓牠吃草。那看到最後會怎樣？也是死掉啊！

但大乘裡很多講法都和原始佛教顛倒：牧牛的話，必把這條牛養得既高又壯。再說到樹的比喻也是一樣，砍了樹，根還在，春風吹又生，乃必枝葉繁盛、花果纍纍矣！因為大乘都是從「著有」的前提去說的。

而著有，即是順習。以方便去度眾生，這還比較好聽。更多時候是順我的方便！把自己的貪瞋合理化，卻標榜為大乘佛法。

問：云何是「潑糞」式的說法？

答：順習者是也。既順我習，亦順眾生之習。如山頭主義是也。

簡單舉例，佛教為什麼都鼓勵財布施呢？因為寺廟缺錢吶！這把自己的需要，轉成眾生的功德！把自己的欲望，合理化成眾生的需要。這就是「潑糞」式的說法。

因為眾生也有這種需要，所以一般人聽了，反覺得很相應。這就是我前面告誡的：對大乘要多警惕。否則，只有讓我們生死的根，扎得更深！習氣更重！和解脫道根本南轅北轍。

所以我一直覺得《寶積經》很多的說法是有問題的，不只都站在褒大貶小的前提而講菩薩道，而且是以方便為究竟。故菩薩道實為山頭主義的搖籃。

最後我只能說，今天是個大時代，佛法必作進一步的篩選，才能讓真正的解脫道凸顯出來，這是我講《寶積經》最主要的動機。